

奥巴马时代美国与沙特关系 缘何渐行渐远？

马晓霖

内容提要 美国的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奥巴马任内在中东实施的战略收缩政策不仅引发中东地区秩序裂变与重组，而且与传统战略盟友沙特的关系渐行渐远，呈现阶段性沉降特征。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在中东变局、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新能源革命和“九·一一法案”等一系列涉及地缘政治问题的做法，引发沙特的微词与不满；沙特谋求地区大国地位与主导权同调整地区政策的美国产生利益错位，进而形成沙特战略地位下降和孤立状态凸显；美国与沙特双边互动中的经济问题、军事合作、文化价值观等长期结构性因素，也对美沙关系走低产生影响。基于沙特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关系，后奥巴马时代美沙战略盟友关系虽然不至出现颠覆性逆转，但重温过去 70 年牢固而稳定的漫长蜜月的预期将大打折扣。

关键词 美沙关系 美国外交 “奥巴马主义” 伊朗 反恐能源

作者简介 马晓霖，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博联社总裁（北京 100089）。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两个任期。过去 8 年，美国的战略与外交政策继续处于调整中，在中东地区尤其明显。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美国继续从中东战略收缩，努力避免深度卷入，注重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发挥多边机制，量入为出，趋利避害。同时，中东变局引发地区格局大变，恐怖主义逆势扩张，难民潮严重外溢，形成两个危害世界特别是欧洲稳定的变量，谋求基本稳定成为奥巴马任内中东外交的最大诉求，由此也引发一系列政策

调整,进而对美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形成冲击。其中,美国与中东海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的关系阶段性沉降十分突出,无论是双方公开相互批评,还是在中东事务中协调缺失,都体现双方关系的冷淡与裂隙。美沙关系走低不仅成为推动地缘版图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对沙特未来在中东地区的作用乃至王权统治前景投下一层阴影。

作为昔日美国在中东的传统战略盟友,美沙关系缘何从亲密走向相对疏远?这源于多方因素的综合与集成,其中双方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摩擦是美国与沙特关系趋冷的最直接表现,因此本文拟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因素、沙特因素、美沙双边互动因素等四方面为切入点,分析美沙关系趋冷的致因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以美沙关系的恒量因素为基点、变量因素为参考,研判后奥巴马时代双边关系走向。

地缘政治因素:美国与沙特利益摩擦与冲突

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伊斯兰国家发动战争并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导致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对立加剧。奥巴马执政后,着力全面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但这种“包容式”和解又因改变一以贯之的敌视伊朗政策而引发沙特不满。随着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实施,围绕中东变局、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新能源革命和“九·一一法案”等一系列问题的发酵,美沙关系渐行渐远,逐步形成明显的沉降特征。其中,美国伊朗关系的变化是非常关键的发酵剂。

第一,奥巴马力推美国与伊朗和解并达成核协议,被沙特视为“放虎归山”。2009年6月4日,上任半年后的奥巴马首次访问中东,并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被誉为与伊斯兰文明“和解”的演讲。奥巴马声称,“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同全球伊斯兰世界建立新的开始”。这次演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伊朗释放善意。其一,奥巴马承认美国曾经干涉过伊朗内政,暗含歉意并表明美方对美伊关系长期敌对不无责任;其二,奥巴马声称“我们两国间会有很多议题需要探讨,而且我们也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无条件地推进两国交流”。“要克服几十年的不信任很难,但是伊朗要明白,美国已准备好同伊朗改善关系”;其三,奥巴马强调核权利面前各国平等,承认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任何国家——包括伊朗,如果能够按照核不扩散协议履行职责,都有

权和平利用核能”。^①

上述转折性表态是美、伊交恶 30 年来首次由美国总统做出的，它预示着奥巴马将重新设定美伊关系，包括对伊朗发展核能力网开一面。这个表态对于刚刚送走奥巴马的沙特而言堪称当头一棒。尽管沙特官方保持沉默，但其官方媒体《麦地那日报》警觉地指出奥巴马开始“构建中东新秩序”^②。以开罗之旅为起点，奥巴马拉开中东政策调整大幕，伊朗成为这一调整的关键角色，也逐步构成影响美沙关系的主要障碍。

2013 年一连串美、伊和解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使沙特备感失落。4 月初，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取得历史性突破；月底，两国外长在纽约举行断交以来的首次单独会谈；9 月，伊朗新总统鲁哈尼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会议期间，奥巴马阐述中东政策，强调不谋求变更伊朗现政权，也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权利。奥巴马这个表态是在开罗讲话基础上彻底对伊朗示好，意味着埋葬了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说，为此，双方进行了破冰式的 15 分钟首脑电话交流。沙特看到自己曾熟悉和放心的美伊敌对关系已明显逆转，品尝了被美国“叛卖”的滋味。2015 年，《伊核全面协议》签署后，沙特警告伊朗不要把制裁放松当作在地区制造动乱的机遇和条件。^③

第二，美国在叙利亚不仅消极作为，还提升和扩大伊朗角色，直接伤害沙特战略安全利益。叙利亚危机原本是沙特介入阿拉伯关键国家内政、破解“什叶派之弧”围堵、缓解伊朗长期战略威胁的历史机遇和巧妙抓手——通过颠覆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扶植逊尼派新政府，向西孤立黎巴嫩真主党，向东压制伊拉克什叶派，将大幅度挤压伊朗深入阿拉伯腹地的影响力半径。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以色列媒体称，沙特试图以 200 亿美元援助重金收买巴沙尔，换取叙利亚断绝与伊朗的战略关系。当这一交易被叙利亚拒绝后，沙特立场快速逆转，以卡塔尔为先导，驱动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和阿盟动员阿拉伯世界集体孤立、封锁和制裁巴沙尔政权，冻结其阿盟成员国资格，以其反对派取而代之。

美国多次公开申明无意强行变更巴沙尔政权，凸显了美国与沙特巨大的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Cairo University,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cairo-university>, 2016-04-09.

^② 编者按：《阿拉伯国家对奥巴马讲话反应不一》，载《耶路撒冷邮报》2009 年 6 月 6 日。

^③ 马晓霖：《伊核谈判：收官热闹中的冷思考》，载《北京青年报》2015 年 7 月 18 日。

立场鸿沟。奥巴马 2011 年 8 月 11 日首次公开宣布制裁叙利亚，并敦促巴沙尔下台，但强调华盛顿“不能也不会向叙利亚强加民主转型”，并承诺听从叙利亚人民不希望外国势力介入的强烈要求，“让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①此后，美国针对巴沙尔命运的表态还多次出现反复。2013 年秋，叙利亚连续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触碰美国“红线”，奥巴马政府摆出动武姿态，但依然强调不打算以武力改变叙利亚政治走向。关键时刻，俄罗斯提议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换取美国免于动武，俄、美迅速就此达成妥协，使叙利亚政府逃脱卡扎菲政权式命运。沙特对此十分不满，而这笔由美、俄达成的“越顶交易”成为沙特看透美国的转折点。为了表达强烈不满，沙特当年 10 月拒绝接受首次获得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指责安理会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内战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实际上，在沙特看来，奥巴马政府对其战略利益的伤害并未止于放过巴沙尔政权，听任什叶派势力扩张，而是变相“承认叙利亚为伊朗的势力范围”，认可伊朗在中东发挥“功能性作用而非领导性作用”，视其为“利益攸关方”。^②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不顾沙特强烈反对，于 2015 年 10 月执意邀请伊朗参与第三轮日内瓦叙利亚问题多边会谈。而此前的 2012 年和 2014 年两轮谈判，由于美国和沙特反对，伊朗都被排除在外。

2015 年 9 月，在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及时出兵救援，并以持续半年的高密度攻势改变战场局面，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大批失地。美国很快与俄罗斯达成共识，并协调反恐，变相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与“贝鲁特 - 大马士革 - 巴格达 - 德黑兰 - 萨那”什叶派轴心成为反恐盟友。沙特不仅成为美国与伊朗交易的牺牲品，也成为美、俄在中东彼此妥协的弃儿。面对伊朗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性扩展，沙特的紧张和失望可想而知。2015 年 12 月，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接受联合国的第 2554 号决议，叙利亚危机由战争向对话、和解及联手反恐方向转轨。至此，沙特企图借助叙利亚之乱对伊朗进行战略反击的如意盘算彻底落空。

第三，奥巴马公开为伊朗站台，罕见抨击沙特，导致双方矛盾公开化。

^① Obama, “Syrian President Assad Must Step Dow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checkpoint-washington/post/obama-syrian-president-assad-must-step-down>, 2011-08-18.

^② “Saudi Arabia May Be in for A Nasty Shock When Obama Steps Down”,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 2016-04-22.

伊朗的影响力因美国放任而大增，受伊朗影响的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也于2014年7月从大本营北部赛达省发起攻势，相继夺占首都萨那，攻破南部中心城市亚丁，控制红海3个港口，兵逼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举兵发难，对沙特而言无异于后院起火，面临什叶派阵营的前后夹击。2015年3月，沙特联合埃及等10个伊斯兰国家发动空袭，对也门进行军事干涉，试图帮其扶持的哈迪总统夺回对该国的控制权，压制什叶派势力的扩张和包抄。然而，沙特盟军空袭效果不彰，后来又被迫投入地面部队，依然未能改变战局，沙特骑虎难下。

在沙特忙于全力对付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几年间，奥巴马政府却一再为核门槛边缘的伊朗松绑，特别是2015年7月《伊核全面协议》达成，标志着美伊关系取得历史性和解，伊朗长期受到的封锁初步得到解除，其石油恢复出口及与西方贸易正常化后实力必然大涨，左右地区局势的条件也将更加充裕。^① 沙特表面欢迎达成核协议，实则极其不满，于5月8日通知美国方面称，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不仅拒绝参加一切白宫举办的会议，同时也将缺席此后在戴维营举行的美国与海合会峰会。

基于对什叶派阵营在阿拉伯腹地渗透与扩张的恐惧和恼怒，沙特不顾美国私下说服和警告，于当年底处决什叶派宗教领袖奈米尔，引发伊朗上下愤怒。随后，沙特以其驻伊朗使领馆受冲击为由，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和交通、贸易联系，并动员部分阿拉伯国家跟进。美国学者把沙特这个举动形容为“加倍下注”，其目的就是要逼迫美国在沙特与伊朗之间选边站队。沙特一直希望美国能回心转意，联手抵制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崛起，但是，奥巴马显然不买沙特的账。

2016年3月，奥巴马在出访沙特并参加海合会、美国峰会前夕，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专访时呼吁，沙特与其地区宿敌伊朗“共享”中东，并停止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他还批评沙特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教派”。奥巴马甚至对把美国拉入“教派战争”的企图表示十分反感。^② 奥巴马此番言论被认为是美沙建交以来美国领导人对沙特最严重的公开冒犯，以“知美”甚至“亲美”著称的前沙特驻美国大使费萨尔亲王亲

^① 李绍先：《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4~18页。

^② “The Obama Doctrine”，<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28。

自撰文回击奥巴马，质疑其是否已“转向伊朗”。至此，美沙关系的恶化与紧张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对奥巴马的报复，沙特国王不仅拒绝接听奥巴马本人的澄清电话，而且冷淡对待他的到访。

第四，美国能源革命引起沙特战略恐慌，也诱发持续两年的油价大战。2014年6月，作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的沙特悄无声息地发起油价大战。面对世界经济低迷、市场供大于求和伊朗即将石油解禁等抑制油价的客观因素，沙特放量向市场灌油，导致油价从当月每桶116美元的高位直线下挫，近两年来，世界油价基本保持在50美元以下的谷底，看不到回弹希望。沙特官方人士一年后公开宣称，对页岩气革命阻击战已经获胜……低油价战略使投资者不敢再接近高成本的石油，包括美国的页岩气、深海油和重油。^①

近些年，能源技术革新，从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氢能源”再到页岩油气，每一次能源革命都由美国引领。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开发，使得页岩油气成为国际能源界的“博弈改变者”，预计2020年美国能源自给率将突破85%，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87%。美国正在逐步掌握影响全球石油价格的定价权和主导权，这将严重削弱中东地区能源的战略地位，并深刻影响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格局。^②页岩气革命的勃发，无疑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油气格局。在沙特打响油价战一年后，美国国会废除了存在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标志着美国政府决心参与能源博弈，确保美国石油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在沙特看来，页岩气革命代表着两个致命性风险：首先，沙特依靠传统石油开采并享受高油价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其次，由于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重要保障和稳定器作用的降低，其战略价值也将随之贬值，并有可能最终被美国当作战略负资产抛弃。而奥巴马时代一系列让沙特感到不快的中东政策变化，都被用来印证美国对沙特政策正进入转折性的调整期。面临可怕前景的沙特，试图通过击败新能源对手，确保自己的传统价值而维护沙美关系的稳固。

第五，“九·一一法案”获美国国会通过，沙特巨额主权资产面临风险。“九·一一”恐怖袭击不仅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安全格局，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特

① 马晓霖：《石油——一年半价仍徘徊》，载《华夏时报》2015年5月21日。

② 王娇：《重视世界新能源格局》，载《中国证券报》2014年11月10日。

别是精英阶层对沙特这个盟友的认识。直接参与袭击的 19 名恐怖分子有 15 人来自沙特，这一事实成为双边关系中无法回避的病灶。2016 年 5 月 17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跨党派“反支持恐怖主义者法案”（又称“九·一一法案”），根据该法案，“九·一一”恐怖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望起诉沙特政府并索赔。2002 年，美国国会曾出台的调查报告并未公布结论部分中的 28 页内容，有人因此怀疑涉及沙特政府和王室。被追加为第 20 名劫机者的扎卡利亚·穆萨维供认，部分沙特王室成员曾向“基地”组织提供资金。

尽管奥巴马政府从美沙关系大局和美国经济稳定角度，一直反对和阻挠“九·一一法案”成为法律，认为它将给美国外交造成连锁性灾难。但是，沙特依然紧张和震怒不已。2016 年 3 月，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访美期间警告称，如果“九·一一法案”获得通过，沙特将售出或撤回在美国的资产以免受损失。据报道，沙特是美国 12 个主要债权国之一，是支持美国财政和维持美元及能源霸权的重要基石。沙特直接购买的美国国债达 1 168 亿美元，还能影响更多欧佩克成员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减持美国国债。此外，沙特有 7 500 多亿美元主权资金投在美国，对美国债券市场和经济稳定举足轻重。^①

9 月 28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 97:1 和 348:77 的压倒性多数票推翻了奥巴马对这一法案的否决，进而对该法案的法律化进行了实质性推进，引起沙特强烈不满。沙特外交部警告称，此举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和危险后果。沙特法律界也提议对美国采取类似反制措施。考虑到美沙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此法案明显服务于两党大选需求的“政治正确”一致选择，不排除大选后美国国会对其进行修改的可能，以避免美沙关系彻底破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反应。

美国因素：“奥巴马主义”与奥巴马时期中东政策变化

所谓“奥巴马主义”，指的是奥巴马执政理国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其外交战略的整体思路和实施策略。作为与小布什大唱反调而赢得大选的奥巴马，其施政理念必然对“布什主义”构成悖反和匡正，并以此为基础推出具有自

^① “Saudi Ownership Of U.S. Debt Revealed For First Time”, <https://www.buzzfeed.com/matthewzeitlin/saudi-ownership-of-us-debt-revealed-for-first-time>, 2016-05-17.

身色彩的政策和主张。概而言之，“布什主义”属于攻势战略，鼓吹美国强势出击，充当绝对的世界领导者和霸主，政治上，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军事上，迷信武力并鼓吹“先发制人”，强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国际关系上，轻视多边合作和国际法框架，强调单边主义和“美国例外”论。也有学人将“布什主义”简化，概括为“以先发制人、政权变更、单边主义和追求仁慈的霸权的外交政策为标志，其思想基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①

相比之下，“奥巴马主义”堪称守势战略，主张美国立足经济危机现实，正视实力和能力不足，主张全面调整，重点经略，确保美国领导者地位及其主导的安全体系和政治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奥巴马反对单边主义，强调多边合作和发挥盟友作用，重视“软实力”和“巧实力”建设，倡导文明对话与多元并存，聚焦于重整贸易规则和振兴美国经济，努力“化敌为友”并强化亚太再平衡。“奥巴马主义”的轮廓和脉搏从2010年和2015年两个国家安全战略版本的比照中可见其清晰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并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的规划和推进产生实际影响。一言以蔽之，导致“奥巴马主义”认知的基本判断是，“美国不能单独承受新世纪带来的诸多压力；敌人却希望看到我们因过度扩张和延伸力量而消耗我们的实力。”^②正是基于“奥巴马主义”的外交理念，具体到中东地区，其外交政策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量力而行。奥巴马承认美国深陷经济危机而国力透支过度，无法一手遮天这一困境，以现实主义态度计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投入产出比，不再像小布什那样追求绝对的领导地位和深度干涉角色，避免继续深陷中东泥潭而导致美国彻底衰落。奥巴马于2012年完成从伊拉克撤军，2014年底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求同塔利班武装进行谈判，不在乎超级大国的战而不胜和威信扫地。即便2014年9月宣布在中东发起开放式反恐战争，奥巴马也更多倚重所组建的60余国松散联盟，避免重新派出大批和成建制部队重返中东，而以少量特种部队和作战顾问人员协助盟友反恐。

第二，集体行动。对待中东难点和热点问题，奥巴马采取退后、跟跑或隐身策略，向国际组织、大国伙伴、地区盟友乃至昔日对手让渡作用空间，

① 周琪：《“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7页。

②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2010-05-01.

以分散压力、规避责任和降低风险，确保美国能如愿抽离乱局，借助多边合作和集体合力实现对中东的基本掌控。对于利比亚危机，美国原本不情愿军事干涉，但碍于英、法和阿拉伯伙伴的强烈要求和道德绑架被迫参与，推出“北约”并隐身其后；对于埃及变局，美国首鼠两端甚至两头下注，既想确保埃及稳定，又怕引火烧身；对于也门危机，美国突出海合会特别是沙特的作用，避免染指太多；对于叙利亚危机，美国顶住压力拒绝动武，前期放任英、法和海合会突前，后期则向俄罗斯乃至伊朗让步。

第三，重点突出。奥巴马不仅在全球重新调整战略坐标，如加速改善与古巴等拉美国家关系巩固后院安全，放弃与朝鲜对话以便激化东北亚态势为亚太再平衡助力。在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集中的中东，奥巴马也重排轻重缓急和取舍次序，不再事事介入和到处插手，避免与伊朗军事摊牌、防止核扩散、遏制恐怖主义和化解难民潮以确保欧洲后院安全成为优先议题，而推动中东国家政权变更、塑造转型国家政治体制、推广民主化及斡旋巴以冲突，则不再是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兴趣点所在。

第四，多边制衡。奥巴马中东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基于小布什政府两场战争打破地缘稳定的教训，充分认识和理解地区固有宗教、种族和地缘矛盾的复杂性，认识到维持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中东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调动伊斯兰派系力量彼此制衡的必要性，尤其是重估伊朗作用并积极扩大其角色范围，以借力打力方式压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推动地区稳定的尽早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中东政策很有回归美国“离岸平衡”传统的色彩。

第五，战略收缩。奥巴马对外顶住西方盟友和地区伙伴压力，对内顶住共和党人和鹰派阵营甚至多半民众的不满，维持美国在中东军事低强度的存在，较为理性地处理地区局势变化，特别是中东变局引发的权力与安全真空，确保战略收缩总政策和重心向亚太转移总进程不变，集中精力处理域外的乌克兰危机、美古关系正常化和南海争端介入，避免重新在中东做军事和财政上的巨大投入，小心翼翼避免重蹈小布什政府之覆辙。

奥巴马政府对中东政策的明显调整，客观上降低了美国的介入力度，也带动了地区内外部力量的变动，使沙特产生明显的不适应，因为沙特在美国中东政策天平上的分量不仅有所下降，其地缘角色和国家利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沙特因素：谋求更大的地区事务主导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威胁沙特等中东盟友战略安全的大国因素消失，沙特和其他美国庇护下的小伙伴获得较多独立发展的余地。世界格局多极化也催生部分地区大国的领袖意识，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成立的二十国集团，沙特作为最富有发展中国家应邀入列，一方面体现了它的资源、资金优势，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它自身的成就感，增强其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的愿望和自信，尤其是它通过长期对诸多贫穷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拥有更大话语权的诉求也空前强烈。因此，奥巴马时代的沙特不像以往那样低调、内敛，其传统上单纯依赖美国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促成其强化国家诉求和谋求更多利益的愿望，在外交上也自然体现出不同以往的姿态。强势和特立独行、奉行干涉主义、动辄使用武力和公开角逐地区“领头羊”地位，已明显成为奥巴马时代沙特的外交主要特征，也难免与正在努力调整地区政策的美国产生利益错位，甚至迎头相撞。

第一，基于国家利益诉求，沙特需维护本国的独立与安全，与美国保持距离，并进行等距离大国外交。这个诉求甚至从奥巴马上台前的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也即前任国王阿卜杜拉履新前后即告开始。2005年，阿卜杜拉登上王位，他判断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东方转移，提出阿拉伯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并于2006年1月把中国当作域外首个出访国。沙特国王首访不选择美国而是中国，这不仅体现中、美两个大国对于沙特重要性的升降变化，也彰显传统美沙关系出现裂隙。此后，沙、中高层互访频繁，关系密切，即使叙利亚危机双方立场差距较大，也没有影响双方战略互信。奥巴马时代，沙特也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合作，没有因为地区利益冲突而导致关系破裂。大国合作是沙特平衡美国、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手段。

第二，确保本国政治制度特别是沙特家族的君主制和世袭统治。任何可能挑战这一核心诉求的力量，都会被沙特列为敌人，包括伊朗、反对君主制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反对世俗政权与西方文明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尽管这些战略对手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敌人，但美、沙之间关于国家政体的认知差异既是巨大的，也是根本性的。从西方价值体系标准考察，美、沙根本不应该成为政治和军事盟友；相反，更符合美国输出颜色革命的

标准，双方只是基于实用主义而维持双边的合作。

第三，维护本国作为伊斯兰教两圣地监护国以及逊尼派“领头羊”的宗教地位。沙特是伊斯兰文明发祥地，是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拥有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因此，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拥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其作为逊尼派龙头老大的地位一直面临着埃及、土耳其、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挑战，同时，其独家监护两圣地、垄断朝觐事务决定权的传统，也不断被伊朗质疑和诟病，进而使双方成为教派斗争的直接对手。奥巴马时代经历的沙特与伊朗战略博弈，就是历史与现实恩怨、教派与民族矛盾的综合体现。从当下看，沙特属于主动出击，但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矛盾的成因看，沙特属于防守反击，因此，它对美国在关键时刻的立场摇摆尤其失望。

第四，维持世界石油大国地位以及依靠石油支撑的经济体系。沙特位居世界石油生产与出口三甲之列，不仅占据着世界市场近 1/4 的份额，还通过欧佩克组织及美元定价和交易体系，与美国联手控制世界能源特别是油气市场的价格与收入。作为其他自然资源禀赋稀缺的国家，石油安全关系到沙特的经济命脉，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以及王权的巩固和延续，因此，任何可能导致能源结构发生颠覆性革命的行为，都会被沙特视为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奥巴马时代沙特主动发动低油价大战，直接与美国展开能源规则制定权的战略争夺。

在上述核心国家诉求驱动下，奥巴马时代的沙特外交也呈现出鲜明特征，即主动性、矛盾性、攻击性、冒险性，一反其保持几十年的温和、保守和克制传统。沙特外交的主动性和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应对中东变局外溢过程之中。一方面，沙特收留被街头运动驱逐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反对埃及、也门、巴林、约旦、摩洛哥等地的街头力量，支持温和阿拉伯强人维护政权和统治；另一方面，沙特又主导阿盟和海合会，强势干涉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内政，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风头最盛的国家，以至于被部分专家误判为阿拉伯国家新的“领头羊”。在此过程中，沙特带动海合会携手约旦和摩洛哥，建立八国“君主联盟”，深化沙特与巴林的一体化进程，并推动海合会由合作向融合方向深化发展。

沙特外交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体现在四方面：其一，多次出兵维护本国利益，包括武装干涉巴林、也门和利比亚内乱，组建逊尼派反恐军事联盟。其二，执意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用“双倍押注”的方式激化教派矛盾，与

伊朗摊牌，挑战和抵制美国的地区政策调整。其三，不惜牺牲石油收入和危害经济安全，破釜沉舟地发起低油价攻势。其四，沙特既不想直接与以色列和解，又暗中合作商议共同对付伊朗；既高扬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又冷酷地将以抵抗以色列而著称的哈马斯和真主党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

但是，无论这些行为如何不同寻常，它们都体现了沙特在国际和地区力量深刻变革时期努力维护本国利益的务实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乱中取利、乱中避害的积极姿态。沙特的这些服务于本国核心诉求的外交努力，必然与美国的利益诉求形成共识与分歧并存、合作与摩擦同在的特征。当然，由于媒体的放大作用，沙、美间的这种关系走低，也容易掩盖双方更多的利益交集点。而且，沙特四面出击，用力过猛，与美国产生较多不和谐乃至摩擦，使其陷入罕见的地区和国际外交孤立，号召力和凝聚力明显不足：它主导成立的也门干涉联盟“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效果不彰；它发动与伊朗断交攻势，只有少数国家实际追随；它筹建的所谓30个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更是武断而仓促，部分重要成员如印尼、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当即予以否认。

美沙双边互动因素：长期隐形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奥巴马时期美沙关系逐步陷入沉降状态主要由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大面积变动相互震荡而引发，本质上说，是新时期美国与沙特重新调整政策、确立自身角色、维护自身利益的主动或被动行为。但是，从沙特自身的内政外交变化发展考察，影响沙美关系走低的绝不仅限于地缘关系的重组，双方的长期结构性矛盾也对沙美关系走低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自“九·一一”事件后就已经开始，在小布什执政后期即有明显迹象，到了奥巴马时代，这一迹象更加凸显。

第一，沙特政治改革缓慢，美国的包容度日益下降。沙特王室自立国80多年来，一直以封闭、保守和神秘而著称。沙特政治改革多年停滞不前，即使在奥巴马时代也无明显进步，人权状况被美国及西方媒体广为诟病。20世纪90年代初，沙特曾尝试做出一些政治改革，并于1993年成立由120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协商会议。2000年之后，在美国敦促下举行首次地市级议会选举。2011年9月，阿卜杜拉宣布在2015年的基层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2012年，沙特首次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会，2013年，首批30名女性协商会议

代表诞生。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改革都是点缀式的，女性依然不能拥有广泛和平等的社会权利，甚至男性秀街舞都遭受鞭刑惩罚。

沙特政治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在于内在驱动力严重缺失。主导该国意识形态的瓦哈比主义主张回归宗教原本，与西方民主与自由主张相抵触，而改革开放可能引发的挑战宗教威权和西方“腐朽生活”进入，对沙特而言更是致命性威胁。此外，若推动民主改革，则必然削减集权实现平权，这不仅将危及庞大的统治家族的特权利益，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权的社会革命。

因此，沙特既仰仗美国的强大保护，又被迫承受来自美国的公开和私下压力，也因此成为美国众多盟友中最具内外争议的特殊伙伴。按照美国宣扬的价值观标准，沙特是最具负面价值的战略资产，是其推行民主化进程和人权革命的反面样板。但是，由于石油霸权和冷战时代延续的利益置换，导致沙特长期置身于美国政府的价值观批判和干涉外交的豁免目标。

第二，沙特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过分倚重油气而容易受到美国影响。沙特以石油立国，长期作为石油市场的主要供货商而参与世界政治与经济进程。自进入石油时代以来，虽然沙特历届政府意识到“荷兰病”的长远风险与危害，也一直试图改变过度倚重石油工业的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其他产业的比重而实现经济多元化，但是，由于人口总量有限，其他资源稀缺，自然环境恶劣，加之社会封闭保守，除积累大量石油美元用于海外投资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头沉”的经济结构。

沙特经济体系中，石油及相关产业长期占比在 30% ~ 60% 之间，不仅比重高，而且波动幅度大，极易受到外部市场和石油价格起伏的影响。长期以来，沙特石油产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至少为 45%。^① 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沙特的经济运行和其他产油国相比，对高油价的依赖尤其严重，保持财政盈亏的平衡点 2015 年竟然要求油价达到 106 美元，远高于其他主要产油国。^② 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沙特长期将经济命脉寄托于石油生产和出口。过去 20 多年，由于地缘风险高企，美国对沙特的石油进口逐步减少。从 1991 年以来，只有在当年 5 月海湾战争结束和 2003 年 5 月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单月从沙特石油进口量分别达到 226 万和 231 万桶，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保持

① 姜超：《假如油价跌到 20 元，沙特还能撑得住吗？》，<http://money.163.com>，2016-01-07。

② “Audi Arabia Big Oil Bet”，<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12-30。

在 150 万桶左右，约占进口量的 11% 左右。2009 年 3 月一度跌至 72 万桶，2014 年 3 月为 144 万桶，2016 年 2 月又跌倒 94.5 万桶。^① 这种用石油和石油美元凝聚的沙美关系，如果说过去彼此的依存度相当牢固，如今，美、沙间的相互竞争与排斥色彩日益浓重，美国对沙特的重视程度已开始下降，也必然让沙特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双向导致战略关系的重估与重置。

第三，沙特国防倚重美国，但又受到双重制约。沙特是个地区大国，但又不具备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那样的人口优势，进而存在着防范外敌入侵的天然脆弱性。因此，沙特国防一直依靠美国保护，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和国防现代化也基本倚重美国。长期的武器贸易，不仅构成沙、美双边贸易的重要乃至主要经常项目，而且成为密切双边战略关系的重要纽带，它为沙特提供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防务硬件和国防自信，也为美国解决了部分的出口市场和就业机会。据统计，仅 2004 至 2011 年沙特进口军火达 75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② 国际军控组织研究表明，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沙特进口美国武器增长和前 5 年相比，增加了 275%。^③

从 1943 年两国建交起，沙特就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形成军事同盟，并在两伊战争及海湾战争期间达到高潮。至今朱拜勒等地还保留着美国的军事基地，沙特也曾在多次美国军事行动中提供有效支持，但是，过于依赖美国的防务，给沙特带来巨大的内部和外部舆论压力。国内，激进的宗教势力抨击王室的亲美政策，甚至质疑王室政权的合法性。国外，不仅伊朗等始终抨击沙特出卖伊斯兰原则和利益而为美国驱使，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对沙特有无资格使用美国装备颇有微词，将军售政治化、人权化，特别是这些装备被用于巴林、也门等国的军事行动。英国《卫报》称，美国参议员和克兰德·保罗和莫里斯·墨菲等 2016 年呼吁阻止奥巴马批准最新的对沙特军售计划，指责沙特的人权记录不良，在也门屠杀平民，而且引发地区军备竞赛。^④

第四，沙特国家意识形态传播遭受美国和西方社会质疑和压制。由于“基地”组织及其升级版的“伊斯兰国”武装主要骨干均源于瓦哈比或萨拉

① <https://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f=m>, 2016-08-31.

② “US Government Sales Soared to 66.3bn Dollars in 2011”, <https://en.mercopress.com>, 2012-08-29.

③ <https://www.armscontrol.org/taxonomy/term/36>, 2016-09-16.

④ “Senators Consider Vote to Block US Arms Deal to Saudi Arabia: Report”,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 2016-08-14.

菲分支，因此，依托“瓦哈比主义”建国、护国的沙特一直被视为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加之长期利用石油美元输出瓦哈比意识形态使沙特在恐怖主义泛滥的当下遭遇瓜前李下的尴尬。2015年12月，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对《明镜》周刊称，“沙特资助了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德国的许多伊斯兰危险分子来自这一派别……我们必须向沙特阐明，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瓦哈比派给‘伊斯兰国’武装提供了‘完整的思想体系’”。^①加布里尔这一罕见的公开表态，其实代表了西方主流精英的担忧，尤其是随着欧洲“伊斯兰化”舆论的热潮，沙特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瓦哈比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日益趋于负面。西方舆论甚至将瓦哈比与“伊斯兰国”的崛起直接联系起来。

基于法律与文化的不同以及美沙关系的特殊性，美国政治家们一般都回避公开讨论沙特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部分文化精英毫不掩饰他们对沙特瓦哈比主义的敌意和传播恐慌。《赫芬顿邮报》2014年9月发表阿拉斯塔尔·克鲁克文章，从瓦哈比的产生到当下与“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纵横关联：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船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统治者、唯一权威、唯一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②著名犹太裔专栏作家弗里德曼2015年也撰文抨击沙特，称“伊斯兰国”武装是沙特的“意识形态产物”。^③他不仅指责沙特宗教机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大量资金援助世界各地的宗教组织和激进派别，^④而且指出沙特增加了中东的不稳定。

这种来自西方特别是对瓦哈比的质疑、抨击，从根本上否定了沙特国家意识形态的和平色彩，而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反复脱口而出的歧视和限制穆斯林言论，也容易让沙特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反思和审视

^① “Angela Merkel Deputy Accuses Saudi Arabia of Extremism”, CNN, <http://edition.cnn.com>, 2015-12-08.

^② Alastair Crooke, “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lastair-crooke>, 2016-06-03.

^③ “Our Islamic BFF, Saudi Arabia”, <http://www.nytimes.com>, 2015-09-02.

^④ “Thomas Friedman Calls out Saud Arabia Salafist - Wahhabism”, <http://www.clarionproject.org>, 2016-09-02.

正在走下坡路的沙美双边关系。

余论：基于重大利益交集的后奥巴马时代美沙关系走向

2016 年 11 月 9 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出乎多数观察家预料，当选新一届总统，引发世界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向巨大变化及其外溢效应的严重忧虑。与竞争对手希拉里意欲总体延续奥巴马政策截然相反的是，特朗普主张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其治理下的美国与传统盟友关系、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呈现何种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

美国政治将步入后奥巴马时代，美沙关系也将进入风险较高的特朗普时代。回顾美沙关系 70 年的历史主脉，尽管双方产生过 1973 年石油战这样的不睦，尽管沙特也不满美国长期庇护以色列的国策，尽管经历“九·一一”袭击这样让沙特十分难堪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当下美国与沙特在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诸多隔合，但是后奥巴马时代也即特朗普时代，美沙关系的总体特点不会发生根本撼动，即稳定大于波动，信任多于怀疑，合作多于分歧，默契多于不和。虽然这个总特点在奥巴马时期已经遭遇挑战，但是，特朗普时代还不至于无可挽回或出现颠覆性逆转，当然，重温过去 70 年牢固而稳定漫长蜜月的预期会被大打折扣。

事实上，美沙关系还有比较坚实的稳定基础。这主要是基于数十年美国与沙特的长期特殊战略利益关系。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早的盟友，自从中东发现石油，美国从控制现代能源、石油美元进而控制世界的角度把沙特当作其中东政策的基石之一。美沙关系也是整个 20 世纪沙特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主线，尽管双方存在利益分歧，美国一直是沙特在地区和国际关系中稳定发展环境的维护者和保证者，沙特现代化也正是仰仗美国的帮助才得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沙特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庇护才得到确保。因此，双方的战略盟友关系依然具有相对可靠的稳定性和互利性，关系基础没有消失，本质依存关系也没有发生质变。具体而言，沙特对美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沙特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确保欧洲、日本等大经济体的持续能源需求，并且通过与沙特的合作控制世界能源市场。第二，沙特依然是对抗世界级战略对手和伊朗等地区对手的重要盟友和堡垒，尤其可以借助沙特影响海湾其他阿拉伯小国保持与美国的军

事合作和安全机制运转。第三，沙特是中东冲突中相对温和且支持和平进程的重要国家，没有沙特的舆论和资金支持，中东和平仅靠美国一家推动将更加困难。第四，沙特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军火市场，也是美国主要债权国和重要金融合作伙伴，对维护美国经济稳定和就业作用重大。第五，沙特是美国联系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桥梁，保持美、沙战略关系有助于维持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对促进文明交流、对话与和谐相处具有特殊意义。

同样，美国对于沙特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其重要甚至无可替代，主要体现在：第一，美国是沙特现代化和石油工业的支柱，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在油气彻底退出能源市场的漫长未来，美国还将是沙特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伙伴。第二，美国是沙特政权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靠山”，也是沙特君主制度和人权状况抵御西方抨击的“遮阳伞”，维持战略关系，将最大限度地化解西方压力，更能直接避免美国喜欢策动的颜色革命。第三，美国是沙特巨额主权基金的最佳投资市场和保值增值平台，就目前经济运转和资本市场表现看，沙特不可能撤离多数主权资产。第四，美国还是沙特借助石油资本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关键伙伴。借助沙美战略关系，沙特可以保持超越综合国力本身的国际地位，并用于制衡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沙特关系。

过去 70 年，基于双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美国与沙特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稳定而密切的关系。但由于美、沙战略考量不同，当下与长远利益错位较大，进而形成沙特战略地位下降和孤立状态凸显。美沙关系走低不仅成为推动地缘版图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为沙特未来作用乃至王权统治前景投下一层阴影。当然，美国与沙特关系走向与当政者的政治与外交取向亦有一定关系。特别是风格与主张与奥巴马大异其趣的特朗普，将决定美沙关系的变化。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就因其仇视穆斯林、抨击沙特政府的极端言论而与沙特王室成员公开在“推特”网站互相恶语相加，他的限制穆斯林入境主张一旦形成政策，必然使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面临重构甚至全面倒退，也将美沙关系置于更加恶化的地步，而且特朗普声言美国将不再为盟友承担过多安全责任。此外，特朗普誓言要推动美国能源开发和出口并继续支持新能源革命，都将延续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既有博弈。当然，特朗普是个精明和务实的商人，而且在诸多问题上表态随意，前后不一，起伏较大，因此，其竞选言论是否一定转化为外交政策有待观察。毕竟，美沙关系毕竟具有战略性价值，双方终究不会走得太远，这也是美国金钱政治与精英治国的双重气质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外交》季刊刊载的德

克萨斯大学格雷戈里·考斯教授所言，双方将麻烦不断但也不会公开决裂，“美国不会自绝于少有的几个能够自我治理并产生地区影响的阿拉伯国家”。^①

Why Did U. S. – Saudi Relations in the Obama Era Go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Ma Xiaolin

Abstract: The Obama era in America is coming to an end soon.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operating a contracted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trategy has resulted in political turmoil and social reorganization in the area, and a gradually alienated and periodically icy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s traditional ally – Saudi Arabia. The main reasons are: first, Washington has repeatedly upset Riyadh in a series of geopolitical crisis, including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Iran's nuclear crisis, Syrian civil war, new energy revolution and the 9/11 bill. Seco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djusting its Middle Eastern strategy, and Saudi Arabia's pursuit of regional dominance has conflicted with America's interest, which led to Saudi's declining strategic prominence and increasing isolation in the region. Additionally, long-term constructional issues, like economy activities,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deologies,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two countries' spiraling-down relationship. Given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shared by Saudi Arabia and the U. S., even though their relationship won't subversively deteriorate in post-Obama era, the expectation of restoring it to the solitary and stable honeymoon period in the past 70 years won't be fully fulfilled.

Key Words: US – Saudi Arabia Relations; American diplomacy; “Obamanism”; Iran; Anti-terrorism; Energy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F. Gregory Cause III, “The Future of U. S. – Saudi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 124.